社区书屋,在

实体书店落寞后,社区公益书屋能否在探索

“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历史中的男人做夫君,你会选择谁?”3月12日,在荷塘星城小区内的韵动书屋,一场读书会正在进行,书友蒹葭抛出这个问题后,几个年轻的女书友带着几分羞涩讨论起来。有人说苏轼,有人说成吉思汗,大家讨论完,蒹葭逗趣般地笑了笑说:“不管你们选择谁,反正我绝对不选曾国藩!”

举办这场读书会的韵动书屋,是上个月新开的一家社区公益书屋,由政府、企业、志愿者多方共建。它的出现,在株洲引起了不少书友的关注。

探索

公益书屋悄然“接棒”

“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,需要交流,读书也需要群体、需要氛围。”书友黄三郎说,一个好的书屋能聚集一群读书人,对城市的阅读品位、文化氛围都有影响,让城市多一种味道。

北京的“光合作用”,上海绍兴路上的“汉源书屋”,杭州体育场路的“晓风书屋”,贵州的“西西弗”…… 也许,每个城市的读书人都有自己的“书屋情节”,一个静能看书喝茶,闹能清谈论理的所在,更像是他们的一块精神自留地。

也许正是因为对这块精神自留地的向往,蒹葭、人参、黄三郎都成为了韵动书屋的志愿者。

2017年2月韵动书屋正式对外开放。该书屋由韵动株洲发起成立,该公司董事长曹文杰说,书屋的房子是小区免费提供的,装修由韵动株洲公司承担,目前公司还在书屋安排了专职管理员,不久之后希望实现志愿者自治管理。“每周还会开展茶艺、亲子互动、演讲和书友会等活动,书屋的性质完全是公益的。”

书屋开进了小区,书卷成了“邻居”,下个楼就能免费在安静舒适的场地借阅书籍,还能定期参加书屋举办的文化活动,这样的探索得到了很多株洲人的支持。韵动书屋发出志愿者招募令后,很快得到响应,目前已有80多名志愿者,平均年龄30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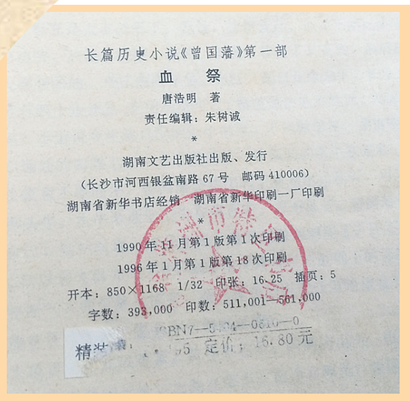
黄三郎是一个年轻的帅小伙,也是最早加入的志愿者之一,韵动书屋筹备时,他将自家将近100本藏书捐了出来。“都是些看过的旧书,与其自己藏着,不如分享出来,也是一种很好的流通。”

黄三郎说,其实自己和蒹葭、人参一样,都不是荷塘星城小区的住户,但很多爱读书的人,都会有自己的书屋情结,就像一个城市的文化据点,书友们在此相互结识,也都很希望能为此做点什么,祈盼这样的公益书屋能在株洲这座城市活下去、多起来。

其实,在2014年,席殊书屋被迫“上楼”后,公益书屋已经悄然“接棒”。

2015年1月,株洲醴陵市首家五彩书吧试营业,五彩书吧是一家公益性质的书吧,市民可办理读书卡免费读书和借书。

同年7月,位于河西嵩山路亲亲家园小区内公益性质的“山塘书屋”已具雏形。2016年12月,位于美的时代广场二楼的“青年之家”对外开放,市民在此可免费看书,书屋没有店员,完全由志愿者管理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城区这类公益书屋就有近10家。



▲书友蒹葭分享的旧书《曾国藩》尾页可见特区书店的印章 记者 胡婉玲 摄

探访

社区“书香”弥漫

蒹葭穿着灰蓝色的衣服,文雅而朴素,说起话来却神采飞扬,一下子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她把手里的一本边角不全、发了黄的书展示给大家看。那是1996年在七一路的特区书店买的旧书,文艺出版社最早版本的《曾国藩》,一套三本,才16.8元。

之所以发出“不嫁曾国藩”的感叹,恰恰源于蒹葭少女时期对于曾国藩的崇拜,这样有家国情怀又有大才的男子,嫁给他应该是一种幸运吧?那时,蒹葭特意去特区书店找了这套《曾国藩》看,才发现这位湖湘才子在家庭生活中,既没有情趣,又十分苛刻,这大概源于他信仰的“永无止境的追求,义不容辞的担当。”

“曾国藩不适合做老公”,这成了蒹葭文艺女青年时期的一个遗憾,而另一件让她遗憾的事,便是在她读完这套书后不久,特区书店便关了门。

读书会上,与蒹葭交谈得最多的是书友人参,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为啥起这样一个网名?原来,在之前的工作单位,人参总是在加班时感叹“啊,人生啊!”邻桌的同事便给她起了个外号——“人参”。

人参从之前的单位离职了,目前待业,空余的时间增多,去韵动书屋看书便成了生活中充实自己的事之一。为了参加这次读书会,人参从田心坐了40多分钟的车过来。

这家社区公益书屋的诞生,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市政协、市文体广新局、市民政局等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本土知名文艺家为它揭牌。书屋门口“韵动襟怀先习静,书香街巷贵持恒”的对联由作家聂鑫森创作,书法家施杰荣书写。

书屋100平方米的空间内,绿植掩映,窗明几净。书架上有文史哲、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2500余册。书屋已与市图书馆实现“通借通还”,读者只需凭借身份证,无需押金即可借书。

背后

传统书店举步维艰

人参以前喜欢去河西的席殊书屋翻翻书,遇到喜欢的就买回家细读。时间长了,便把去席殊看书当成一种“散心”。直到2014年,人参突然发现,席殊书屋的招牌被摘了下来,搬到了二楼的一间小屋,楼下则成了餐馆。

席殊书屋“上楼”,那年在爱书人的圈子里是一件常被谈论的事。因人文图书品质较高、上架快,席殊书屋曾被株洲书友评为“市内最纯粹的民营独立书店”。最好的时候,这家占地面积只有约20平方米的小书屋,会员有700多人。

然而,在网络的冲击下,从2010年开始,席殊书店出现亏损,自称“对书有些感情”的老板熊二龙坚持几年后,无奈之下将书屋搬到二楼。“这样能省一些租金,一直在亏本,坚持下来不容易。”

荷塘区区政府往东走300米,是蒋盛武开的五彩文书社。30多平方米的房子,可以算是株洲民营书店的“大佬”级别了。他只卖正版书,且坚持不卖教辅书。这样做的后果是,在连续亏了三年后,他不得不辟出书店的一角来卖玩具,搭配少儿图书的销售。五彩文书社持续经营困难,为节省租金,2016年5月,蒋盛武将书店搬迁至相对偏僻的中南无线电厂旁,“现在书店太不好做了,希望将以前的库存慢慢销售完。”

“之后也去过几次书城。”人参说,她觉得书城嘈杂、浮躁,眼睛所到之处都是教辅书,并没有在独立书店里那种安静、闲散的看书,和旁人聊书的氛围。安静的铅字空间、熟客与老板之间轻声的问候已经成为记忆。“有几次坐公交车经过黄河路口,都会探头望望,好希望看到席殊书屋的招牌重新挂上。”

实体书店相继落寞,株洲真的没有人读书了吗?在蒹葭看来显然不是,她说,不少人如今都是网上买书,家里读书。这样很便利,也很舒适,但似乎缺少一种交流,就像她最近读《追风筝的人》时,有些片段很感动,很希望与书友一起分享,然而望望窗外的车流,只感叹:夜阑静,有谁共鸣?

醍醐灌顶

如果空喊能造出房子,驴子就能修出一条街。——伊朗谚语

在自己身上,克服这个时代。——[德国]尼采

美能把人心舒展开来。——[俄罗斯]乌斯宾斯基

剑的伟大就在于奔放不羁。——[古罗马]西塞罗

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,想要摆脱他时,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。——[法国]加缪

我们从本质上还是野蛮人,非常别扭地穿着一件薄薄的文明外衣。——[英国]笛福

许多年过去了,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,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。因为往事会自己爬上来。——[阿富汗]卡勒德·胡赛尼

良心并非如我辈的胡须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。——[日本]芥川龙之介

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,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。——《六韬》

有大者不可盈。——《易》

——胡栋华辑

时话时说 王中亮 现居杭州,媒体人

爆仓

这个春天的舆论场,对于快递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?

树立起行业高标准的顺丰前不久在A股敲钟,市值达2100亿,老板王卫身家1300亿,成快递业首富。这真是一场异常成功的敲钟秀啊。站红地毯,王卫拉上了顺丰的一个小伙子。这个北京快递小哥开三轮送快递被开汽车的掌掴,王卫社交媒体短短一句“不追究到底,我就不配做顺丰总裁”,不知击中了多少顺丰小哥的心房?送快递算不得啥高科技,难的是管理全国几万几十万快递小哥,让兄弟们一条心妥妥帖帖地服务用户。

快递业资本市场异军突起,气势如虹,为啥用户却在喊慢?春节过后,申通和圆通两大快递巨头的北京上海网点传出爆仓的消息:拖得久的,一件快递半个多月没收到;有的快递网点,几万件货物堆成了山。

缺人!快递小哥告急!快递业的薪水基本靠送件提成,在蛋糕最大,钱最好赚的北京和上海,都招不到快递小哥,那么人都去了哪里?

整个春天,全中国各地的媒体都在讨论一个话题:薪水高出一倍,快递小哥涌向了外卖军团?

这是真的吗?东北媒体一马当先,说得有鼻子有眼。哈尔滨媒体说转行的快递小哥有四成,沈阳媒体数了数,估算出了两成快递员转行的结论。武汉、杭州媒体不敢这么笃定下结论,读了读感性认识:熟悉的快递小哥面孔消失了,伙伴们告知,送外卖去了。

为什么要去送外卖?全国各城市媒体调研的结论大同小异:快递送一件一两块,外卖一件五六块,快递一个月收入四五千,外卖一个月七八千,过年不回家,甚至送出了一个月两万块的天价。

不光钱多,比起送快递,送外卖还“轻松得不得了”——中午忙一阵,傍晚忙一阵,一天几百块就入袋了。假若郁奥到了这个地步,快递小哥该跑光了吧?

南方都市报说了点不同意见:送外卖一个月比送快递也就高出一两千,不光送晚饭还要送夜宵,熬到半夜很不容易。在用餐的高峰期,小哥恨不得踩风火轮,三头六臂,工作节奏快得令人窒息,不然网上也不会出现外卖小哥在电梯里捶胸顿足的视频,外卖送得慢了,拿了差评,一单白送,还要倒贴。为了抢时间,上海一个外卖小哥闯了红灯,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。

送外卖为啥提成这么高?行业正是风口浪尖呀,各大平台正在玩命烧钱。待热浪退去,外卖单子会不会还有那么多,送一单外卖的报酬还有没有那么高,就难说了。

至于快递,行业惨烈竞争这么多年,已经陷入了集体痛苦——快递行业长期处于薄利状态。据中金公司发布的快递业数据显示,毛利率已从2007年约30%的水平,下滑到目前5%-10%。快递员的收入和快递费息息相关,由于快递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,国内的平均快递单价从2004年的28.8元下降到去年的13.3元。

哦,原来如此。外卖小哥的高薪缘于行业的相爱相杀,快递小哥的低薪也缘于行业的相爱相杀。

走读中国 胡栋华 株洲媒体人

赣山赣水赣人(中)

水在别处,常化雨、化冰,在江西,却更多地化成地上的珍奇。看那鄱阳湖上每年上演的伟大戏剧:在一个个湖港、河汊、港湾、水泽的舞台上,大鸨吹着长笛,大雁奏着黑管,鸳鸯演着双簧;在一片片苔草、水蓼、蓼蒿、芦苇的院落里,白鹤哼起小曲,野鸭唱起合唱,天鹅跳起组舞;那一队队翱翔,“飞时遮尽云和月”;那一行行归鸿,“落时不见湖边苇”。这是水的精灵,演绎着盛大的湖上舞会。那是水的嘉宾,聚成这壮丽的“水上长城”。

水在别处,或许就是水,就是一些涟漪,就是一些奔涌。在江西,水化成了仙人洞里万年前的稻香,幻成了景德镇上千年来的瓷韵。在江西,水荡漾成陶渊明笔下“池鱼思故渊”的闲适,聚集成汤显祖梦中“西风扬子津头树”的凝视。在江西,水沐浴着东林寺里的一朵朵莲花,飘逸着拓林湖中的一群群水母。在江西,水变成了郁孤台上的一层层乌云,淌成了清江里的一行行泪滴。在江西,水是滕王阁上的一汪秋色,是万寿宫里的一夕夜雨。在江西,水如此痴绝,它以命相流,以最少的滋润,镀染成八大山人笔下那抹最中华的水墨。在江西,水这般节烈,它伴血而奔,激荡成文天祥胸中那腔最中国的精神。

江西之地,曾长期皈依楚国,但江西不是湖南,也不是湖北,不属于楚国的正统,没有正式继承楚人刚烈的衣钵。与湖北人比,江西人少些豪气。与湖南人比,江西人少些霸气。

在吴楚争雄过程中,江西也常常并入吴地,但与江苏不同,江西也不属于吴国的正脉。与江苏人比,江西人即少些苏北的大气,也少些苏南的灵气。

在勾践卧薪尝胆,吞并吴国之后,江西又成了越国的辖区。然而与浙江不同,江西更不是越国的嫡系。与浙江人比,江西人少些帅气。

江西不仅有“吴头楚尾”之称,也有“粤户闽庭”之号。然而,与福建人比,江西人少些闯劲。与广东人比,江西人少些活力。

江西,就是这样一片自古被列国所掠食的土地。他从没有属于自己的王庭,没有凝聚自己的王旗,没有号令自己的豪杰。他是一片骨腴的猎场,供人驰骋夺命。他是一方葱茏的田野,让人任意收割。他是一湖静怡的水面,让人纵情渔歌。

江西人,就是这样一个至今仍被一圈强省环伺的族群。他们安静地沉默着,不呐喊。他们自然地中庸着,不争先。他们当然地保守着,不冒险。他们心平地内敛着,不张扬。他们气和地含蓄着,不挑战。他们习惯地温良着,不逾轨。他们小心地谨慎着,不出格。他们踏实地无为着,不冒进。他们坚忍地低调着,不乖张。他们谦卑地厚道着,不取巧。他们自足地闭着门,不闻腾。他们自满地守着拙,不创新。

与那个北方的中原相似,当自己的鹿不断地被别人追逐掠走之后,河南长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摇篮,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处产房。江西,这个中国南方的中原之地,也长久地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原乡,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处温床。

读史明智 途承东 自由撰稿人

胡林翼扎根贵州

胡林翼35岁时还在京城担任内阁中书,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小京官。清代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,内阁就成了摆设。理论上说,像胡林翼这样的年龄、这样的职位,基本上升迁无望,十有八九要岁月蹉跎,老大伤悲了。

唯一的翻盘办法是:捐纳。也就是花钱买官。但是买官并不容易,第一,所费不菲。即以胡林翼为例,他现在内阁中书职位一年收入大致为七八十两银子,若要捐个知府的话约需一万零六百两银子,就是说不吃不喝也得积攒150年。第二,有钱还不行,还得有朝廷大员保举。好在胡林翼有个好岳父陶澍------前两江总督,生前积了不少德,死后多人依然念他的好,闻听胡林翼有此需求,解囊者众,不出一个月,胡林翼就收到援助款一万五千两银子,甚至都有赚头了。他岳父的老部下、名满天下的林则徐亦为之热心奔走,鼎力保荐,胡林翼遂如愿谋得知府位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他原本可以要求去个富庶地方就职的,他却主动去了贫瘠之地的贵州。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坦陈心迹:贵州是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,并且在那工作开展得不算太好,此番我去,必要为先人争口气回。且在边僻之地有利于我保守清白,此生断不欲谋一钱之私利!

胡林翼在贵州凡七年,历任安顺、镇远、思南、黎平四地知府,所在政绩斐然,云贵每有大员进京觐见,皇帝都会问上一句:“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?”

曾国藩为真宰相

赵烈文问曾国藩:“王船山的学问如此了得,若是把他放到了高位,应能安抚天下黑?”曾国藩说:“那倒未必。船山公的思想见识宏大精深,治学固已戛戛乎独造,但也失之偏执。若是由他来处理国事,天下岂有可用之人?大抵人各有所长,亦各有所短,在于用人者的权衡考量,使人尽其才可也。山不能为大匠剥生奇木,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。”最后两句让赵烈文击节,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:“大哉!真宰相之言也!”曾国藩亦拈须微笑。